

岱山, 曾有这样一群筑塘建桥的善人

□鲁迪

在古代, 个人或家族的社会地位不仅取决于财富与权力, 更与“德行”挂钩。民间普遍认为修桥铺路是惠及众人的大善。当年的士绅、富商等地方精英, 以“造福乡里”为己任, 筑塘、建桥、铺路等善举成为他们履行社会责任、巩固地方影响力的重要方式, 具有符合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价值观。这些公开的善举, 赢得了乡邻的尊重与赞誉, 被载入地方志、族谱, 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。

这些凝聚着人心的善行义举, 让人感受到来自历史深处的温暖和力量, 至今仍焕发着不朽的光芒, 令世人尊崇和怀念。

一

岱山县境内各岛屿处长江、钱塘江、甬江入海交汇处, 三江下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围, 逐渐淤积成海涂。

《岱山县志》记载:“元大德年间(1297~1307), 有滨海之地筑堤, 促涂泥渐淤, 始得为田之举。”明洪武十九年(1386), 朝廷以倭寇侵扰为由, 实行“清野之策而墟其地”。

那段岛上居民被遣大陆300余年的时光, 潮水漫过荒废的塘埂, 涌进干涸的河道。无人管束的岁月, 曾经的良田, 变成了河海共有的荒原, 纵横交错的龟裂缝, 长出成片的碱蓬草, 在咸涩的海风里肆意摇摆。

到了清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 岱山才得以展复, 陆续有居民重新迁来居住。这个时候, 岛上绝大多数塘埂已荡然无存, 仅有少数几处留有残塘遗迹。

随着外来移民增多, 人口繁衍, 筑塘御潮、蓄淡水灌溉农田成为岛民的首要任务。翻看可供查史的史书, 民间公筑及个人出资、募资修塘、桥、河、凉亭就有数十处。由于地域文化使然, 民间形成一种共识, 认为“造桥铺路建凉亭”是行善积德、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, 加上弛禁后各地文化逐渐涌入, 风气开化, 一些富商也积极为乡邻做公益事业。下面记载的是清朝至民国年间的几位主要人物。

二

古时候的岱山岛, 中部隔着一条大浦, 南始南浦, 北至新道头。作为岱山对外往来的重要港口, 南浦曾是客船、货船与渔船汇聚之地。想当年, 这里舟楫穿梭, 络绎不绝。樯橹往来间编织着四面八方的故事, 也见证了那段与外界频繁交流的岁月。

南浦因地势低洼, 每逢大潮汛期间, 海水常漫过堤岸, 田地淹没, 房屋冲塌, 当地百姓苦不堪言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), 士民方炳泰等人倡议募资公修南浦大塘。这项利民工程, 以石板铺就塘面, 自浦口经司基、龙眼至宫前横塘, 总长11.1公里。大塘建成后, 解除了南浦一带农盐田常年饱受风潮侵袭的困境, 为当地百姓筑起了一道“平安屏障”。

方炳泰, 字午亭, 岱山念母吞人, 道光年间为生员(秀才)。除了读书, 方炳泰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乡野。他为人正直, 生就一副热心肠, 眉宇间藏着过人胆识, 遇事从不含糊, 且敢作敢为, 凡遇公益之事, 总见他到处奔忙的身影。

其时, 东沙角随着渔业兴旺, 生机勃勃, 招徕了四方居民及百作工

匠, 人口集居, 不知不觉间成了热闹集市。

后来, 方炳泰又与严州遂安贡生洪自含, 本乡先贤郭兆权、王敬所等募建创立蓬山书院, 以劝善为宗旨兼课文艺。这书院犹如一盏海上明灯, 不仅照亮了岛上学子的求学路, 更在潜移默化中滋养扶持着一方风化。文教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播撒, 并逐渐生根发芽。

三

《岱山县志》第八编(水利 围垦)中记载:“民国5年(1916), 东沙角商民岑华封捐银圆3346元重修(南浦大塘), 现塘址尚存。”

岑华封(1860~1928), 浙江慈溪人, 自小便习得船匠手艺, 年轻时来岱山谋生, 后入赘东沙姚家。姚氏过世后, 续娶官门汤氏为妻。凭借经营木材行的独到眼光与稳健手段, 加之秉持诚信为本、薄利多销的理念, 逐渐发迹成东沙一带颇有名望的殷实大户。

岑华封称富一方后, 热心投身公益事业, 其一便是独资修南浦塘。当时的南浦大塘因屡经风潮袭击, 石板多有碎裂, 塘体倾圮日益严重, 每逢雨天, 道路泥泞不堪。百姓行路艰难, 望塘兴叹。

民国5年(1916)4月, 在岑华封捐助下, 修塘工程正式开工。塘基被垒土加高, 塘身拓宽, 换掉原先破碎石板, 在塘面铺设2500余块新石板, 并新建了一座凉亭。此举既解除了南浦一带农盐田遭受潮侵之隐患, 也为过往行人提供了避雨憩歇便利之处。整个工程耗费银圆三千三百四十六元三角五分九厘。工程竣工后, 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特颁岑华封银质奖章一枚, 并亲书“急公好义”匾额以示褒奖。

四

县境各岛因地处低丘, 无高山峻岭, 水源短浅, 所以居民及农田用水全靠雨水及河池。咸丰年间, 东沙角已有居民千余户; 咸丰二年(1852), 居民在大岭下开掘大河, 因在壬子开掘, 故又名壬子池。随着东沙渔港形成, 镇内人口数增, 原有老河饮用水捉襟见肘, 仅靠一河已供不应求, 民国年间, 东沙常住人口已有三千余人。民国6年(1917), 停泊东沙的渔船一万二千多艘, 渔民八万二千多人。每逢鱼汛, 渔民群集, 商贩皆来, 老河岸边排起蜿蜒数里的水桶长龙, 时有为争半瓢清水而起争斗。

民国17年(1928), 岑华封等大户发起修建饮水池戊辰河。当时共集资4000多个银元, 岑华封以“岑

庆安堂”名捐银洋1000元。戊辰河四周用石块砌筑, 北面设石条台阶作出入。

河北侧道路边立石碑一块, 碑刻记载着修建戊辰河时众多商号与个人的捐资情况, 既有商号的名号与捐银数目, 也有无名氏的默默襄助与善款。

岑华封虽文化不高, 却有着远超常人的历史责任感与乡土情怀。当时的岱山, 风气闭塞, 一些人对地方历史掌故弃如敝履, 使得许多珍贵的乡土记忆面临断代失传的危机。东沙士绅汤浚抱着对岱山历史“及今不辑, 后将谁传”的迫切信念, 毅然担起编纂《岱山镇志》的重任。岑华封听闻此事后, 当即慨然解囊, 捐助银洋一百元鼎力资助修志事业。这笔资助在当时并非小数目, 不仅为困顿中的修志工作解了燃眉之急, 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视。其远见和义举, 给后世留下一段佳话。

岑华封临终前留有遗命, 嘱修万年桥。这座古桥位于磨心岭下, 跨溪而设, 桥高一丈, 长二丈四尺, 宽六尺, 自始建以来便与地方民生相系。早在道光二十七年(1847), 居民刘丰潮便出资重建此桥, 当时刘施氏、刘方氏等亦纷纷捐助石条。

当年, 岑华封遗孀汤氏就遵故夫遗愿, 斥资二百八十元对万年桥重新修建。为确保乡民往来行路安全, 特意又在桥两旁添筑石栏。就这样, 万年桥见证了岁月的风风雨雨, 承载了无数人的爱心和善行。

五

《岱山镇志》卷三“桥梁”篇:“南浦与厅治北三十里之山港相对, 乡民入城者咸取道于此, 以其水路较近, 可以朝发而夕至也。”当时的南浦为对外往来的重要港口, 受地形所至, 周边少有民房, 候船者须步行四五里路才可到达村里, 有时遇大风雨, 因没有可躲避风雨之处, 被淋得狼狈不堪, 苦不堪言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)的某一天, 东沙角商民张尚泉的妻子在南浦候船时, 目睹此窘境, 顿生恻隐之心, 回家后, 便劝丈夫出资在浦口修筑一座凉亭。张尚泉当时在东沙也算富甲一方, 家境殷实, 当即慨然应允。凉亭造好后, 取名“飞云亭”。自此, 往来候船的人们终于有了一处可歇脚避雨的地方。

到了民国年间, 往来航船停泊于南浦口天灯杆下, 因没有像样的埠头, 船身与岸滩间总隔着段尴尬的距离, 潮涨时浪涌拍舷, 潮落时搁在泥涂, 上下船的人心惊胆战地踩着摇晃的跳板, 仿佛脚下是悬在悬崖处的钢丝, 一不小心便万劫不复。

东沙角商民邵全福目睹此景, 决意为此助一臂之力。民国四年(1915), 他率先个人出资, 倾尽了所有积蓄, 无奈因资金不足, 便又向各处劝募, 终于凑足了一千余元银洋, 在南浦口建成了新埠头。青石板铺就的台阶从滩涂直伸水面, 潮起潮落间, 船稳稳泊在阶前, 往来者脚下终于有了踏实的依托。

而在南浦大塘深处, 那座被乡民唤作“老凉亭”的候潮亭, 原是道光年间便立在那里的。那时它还叫航船浦, 东沙角商民张大有看着往来者在塘边苦等潮汐, 便捐资建起这方歇脚地。此后, 这方温暖的小天地, 成了过往行旅者最安心的等待。

埠头、凉亭, 就这样在南浦的潮汐里相守了许多年。一个解了舟楫之困, 一个慰了羁旅之劳, 成为乡民们藏在岁月里的一抹阳光。

六

在岱山, 有历史记载的此类善举还有:

乾隆年间(1736~1795年), 秀山文人袁文奎发起建筑秀山“南浦大塘”“北浦肥土塘”“海晏塘”和“霖雨塘”。乾隆年间, 公筑念母吞大塘, 计长三百五十丈。

同治六年(1867), 岱东乡民方彭年、庄恭镇发起捐募修筑岱东“总吉吞塘”, 东起上船跳, 南至北峰马家桥, 总长450米。

同治九年(1870), 浪激渚里人应之麟出资砌筑浪激渚埠头, 计长70余丈。

光绪二年(1876), 居民张永泰等募修, 沿塘有运河广三丈计, 水流冲激, 每患坍塌, 居民培栽塘树, 禁止樵牧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), 镇民孙以能个人出资在大河旁边买下民田计一百零五分, 雇人又开凿了一条新河, 解除了水荒之患, 大大方便了居民用水。

民国十九年(1930), 秀山名人厉雪帆、童子信召集各界发起对北浦大浦进行疏浚。当地殷商厉齐康、林世才、石瑞泰、厉照先等先后捐资二千元。

……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88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